

第十課 我的書齋 作者補充

日期： 班級： 座號： 姓名：

一、台灣文學發展及重要作家：

	西元紀年	時代	西元紀年	時代	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，在1947年爆發()日治時期作家創作幾告中斷	西元紀年	時代
	1921-1931	日本統治時期	1931-1945	二戰皇民化時期		1949-1960	反共文學時期
作家	賴和		呂赫若 、 楊逵 、 龍瑛宗			鍾理和	
稱號	()之父 台灣的()		壓不扁的玫瑰				
重要作品	〈一桿稱仔〉、〈逗鬧熱〉		〈牛車〉 、〈送報伕〉、 〈植有木瓜樹的小鎮〉			〈笠山農場〉、〈雨〉、〈原鄉人〉	
風格影響	以白話文創作 紀實書寫受壓迫的台灣人民		以日文創作，描寫殖民社會中的社會現況 (不限於台灣，亦描寫日本)			以細膩筆法描繪家鄉(高雄美濃)， 維持前人寫實主義、人文關懷的傳統，與當代流行的反共文學不同。	



二、關於鍾理和與〈我的書齋〉：

- 鍾理和(1915-1960)，在十九歲時與鍾台妹相戀，因為()不婚的習俗，遭到家族反對，兩人因而遠赴瀋陽工作。
- 鍾理和在二戰後返台從事教職，但因為罹患肺病，貧病交加仍創作不懈，咳血早逝，這也是他的稱號()由來。
- 〈我的書齋〉全文重點：鍾理和雖然窮困，沒有室內的書齋，但他的書齋就是()。

三、《笠山農場》節選：

淑華幾乎每天以淚洗面！當然她已恨透了農場，不去了；自家田裡的工作也不願做了，母親也不要她去做，完全聽她自便；人，她也躲著不見了，把自己深深藏在屋裡。她想起來就哭，有時哭累了，居然也能睡一會兒，睡醒了，又是嚶嚶啜泣，或無聲落淚。母親低聲下氣的慰勸，總是沒用，勸得母親有時觸動心事，也靜靜地陪著流淚。後來，哭也哭夠了，淚也流盡了，便一個人呆呆地坐著。

不提致平便罷，一提致平，淑華心裡就恨。就是他，使她蒙羞，使她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；就是他，貽誤了她的終身，把她的人生塗上黑暗；就是他，把她害得這樣狼狽，有口難辯。

想當初，在一群女人陣中，論聰明、論美貌、論能幹，她哪一樣不是出人頭地？無論走到哪裡，她都為人稱讚，為人看重，為人羨慕；人人都願意和她做朋友，願意和她一塊做事。有多少年輕人不是在私下裡懷戀她，並向她表示傾慕之情？她也明白自己的身價，平日裡守身如玉；在工作間雖也不免和異性談談說說、笑笑罵罵，但決不允許他們對她輕薄無禮，同時她也不把他們放在眼裡。以她的才貌，誰不說她異日必可得佳婿？能過幸福快樂的日子？但事實恰恰相反！這難道不像一場夢嗎？

如今，往日那些和她相近的人——就算連最醜最笨的吧，也都嫁的嫁，聘的聘，好歹各得其所。像梁燕妹，雖然嫁後得了怪病，但是夫妻恩愛，家庭歡樂；又像瓊妹，過去孤苦零丁，身世淒涼，也已聘人了，據說這個冬天就要出閣，又說夫家是如何地富有！就祇有她淑華，祇有她一個人落得如此淒慘痛苦，連自己一身的出處去留都不能自主，教她如何不痛哭流涕？想起這一切都祇是為了致平，簡直把他恨入骨髓，如果此刻他在她面前，她一定要狠狠的咬他幾口洩洩心頭之氣。

雖然如此，說來奇怪，在心的一隅卻幾乎不自覺的還保持著對他的思念。尤其自經劉老太太提醒之後，這思念之情便漸漸加深、執拗，於是她才明白自己竟也對他有這樣深的懷戀。每在風雨之夕，在傷心之後，或在夜半醒來時，她便痴痴地想著他。有時這種意識使她懊惱，她不解自己為何竟不能對使自己受苦的男子一刀兩斷的斬盡割絕？難道她當真愛他麼？想到這兒，她不覺呆了。

據說他已不知逃到哪裡去了，不知是否真實？抑是劉老太太有所托

而言？果是真實，那麼他到底跑到哪裡去了？難道他當真要逃跑嗎？而且逃到什麼地方去？他為什麼不到這裡來呢？為什麼一次也不來見她的面？是不是他把自己忘了？不理管自己了？他們說他有點死心眼兒，又說他會來把自己領走，當真他會這樣做嗎？果真如此，那自己又應如何對付？是拒絕呢還是潛逃？自己走後家裡又將如何？但是為何一直就不見他的蹤影呢....？

就是這個為淑華所恨煞和想煞的致平，在幾日後的夜晚，像流星似的突然出現在她家後面的天井裡。那時已是村人們飯也吃飽了，煙也抽夠了，話也說盡了，正預備上床就寢之前。早睡的人們早已在床上打著呼嚕了，所以全村聽不見一點吵鬧聲，祇有靜寂和呵欠，犬吠和蟲鳴。天上半天星斗，新月掛在樹梢。

阿喜嫂在廚房裡，一抬頭，忽然瞥見外面有一條人影在窗格裡一閃。她連忙放下手中的活兒走到外面去。祇見一個人在昏暗不明的燈光下面向她做著手勢。

「阿喜嫂！」

那人低喚一聲。阿喜嫂猛吃一驚。

「哎呀！致平，你這時才——現在還不進來呢！」

致平擺擺手。

「我不進去了，就在這裡吧，我還要走呢！」

「什麼事，這樣忙？」她有點驚疑不定：「你要見淑華嗎？」

阿喜嫂還是舊日那感情，那口吻。雖然致平給了她這樣大的難堪，但祇要一看見年輕人的臉，就不覺心裡疼愛起來。

「要！」致平說：「我也要跟妳說幾句話。不過我想先見見她。」

「聽說這些日子你都不在家裡，你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誰說的？」

「你媽。」

「他們很著急嗎？」

「唱！」

「我媽來過這裡嗎？」

「來過幾次。」

「哦！」

談話停歇了一下。

「她來這裡說了些什麼？」致平再開口。

「說也說不盡！」阿喜嫂沉思地搖搖頭。

「好吧！」致平嘆息一聲。「現在不要管它了！」

「你打算怎樣？」

「我想走！」

「走？」阿喜嫂有點意外。

又停歇一下。

「你走了，淑華呢？」阿喜嫂問。

「就是為了這事我才來。她睡了嗎？」

「大概沒睡。」

「那好！就煩妳叫她出來吧。」

阿喜嫂又猶豫了一會兒，然後轉身入內。她先在前邊自己那張竹眠床沿上默默地坐了幾分鐘。前面兩張床的眠帳靜靜地下垂著，從裡面發出孩子們均勻輕舒的睡息，煤油燈在滿屋裡投下昏沉沉的黑影。她坐了一會兒，聽聽孩子們的鼾聲，這才起身走向裡面那張床去。

她揭蚊帳，裡面毫無動靜，她不知淑華是否已睡。

「淑華，」她低低地喚：「妳睡著了？」

被舖動了動。顯然淑華還是醒著，卻沒有答應。

「淑華，」母親又說：「致平來了。他要見妳呢，妳起來吧。」

淑華似乎一怔，接著是幾秒鐘的寂靜，然後她慢慢地坐了起來。

「致平來了，」母親重複說：「就在後面天井裡。他要見妳呢！」

「他來做什麼？」在緘默片刻之後，淑華開口問。

「他沒有告訴我。」母親說。

淑華下床，走出屋子。

阿喜嫂在床沿上不知又坐了幾分鐘。她不知道致平要跟女兒說些什麼，有點放心不下。她悲痛地搖搖頭，又長嘆一聲，也跟著走了出去。

淑華走到後面的天井，祇見一個人影站在當中。她明白那就是致平，便向那裡走去。

致平向前迎上兩步。

「淑華！」親熱的聲音。

一股酸溜溜的東西由淑華的胸腔上湧起，使她感到喉嚨發癢，眼睛

發熱，但是她極力壓抑著。

她俯首默默地立在那裡。致平走攏去想牽她的手。她一閃，退了兩步。

「淑華，」致平羞慚地說：「妳生我的氣嗎？」

淑華不答。

「妳恨我是不是？」

「恨死了你！」

淑華狠狠地說：禁不住眼淚撲簌簌地滴落。

「對不起！可是我也並不是把妳扔下了不管，到哪裡我也不會把妳扔下的。我愛妳呢！妳就別生氣了！」

淑華不語。

「我媽來說了些什麼？」致平又說：「他們叫妳難過是不是？」

「你們一家子都沒良心，祇管自己好，不問別人死活！」

「好了！」致平像吞了一大口滾油似的心裡難受，懇求地說：「現在，都不要管它了。我今晚就來領妳走，淑華，我們離開這裡吧！」

淑華抬頭看他，似乎很吃驚。

在星光之下，她那玉容寂寞淚眼盈盈的嬌姿，有如梨花帶雨，淒絕動人。他很想拉過來吻吻，但又不敢造次，深恐再惹她發惱。

「我們一塊到日本去吧，不要在這裡了。」他看著她半俯的臉孔：「妳為什麼不說話了，淑華？」

「我們走了，」她抬頭：「我媽呢？」

「妳媽？她怎麼樣？」

「你家裡的人都是泯滅良心的呢，會饒過她嗎？」

「難道他們會把她怎麼樣嗎？」

「他們會給她苦頭吃！」

「沒有的事！」致平安慰她：「這是妳多心，淑華。」

「不！」她絕望地搖搖頭。「我已答應過他們了。」

致平一愕。

「答應他們什麼？」

「答應不和你一塊走。」

「什麼？」他尖叫起來：「他們就算到我會領妳走了？」

兩人不說話了。淑華靜靜地掉著眼淚。

忽然，他們好像聽見了走路聲。大概什麼地方有人。兩人不約而同的往四下裡察看，但看不出有人的模樣。黑暗由他們立著的地方起，一直伸展到四周。

兩人躲到了屋簷下。

「那也不要緊，」致平又安慰她說：「妳放心吧。無論如何，我們得走！」

「不！你不知道你媽那幾天的氣色多麼難看，那真叫人怕。」

致平啞然。

「你不知道我們多麼困難，我們簡直什麼苦都吃過了，」她繼續的說：「現在我媽年紀老了，吃不得苦了，弟妹們又還小，頂不了多大用處。要是我真的跟你走了，她又會....」

她的眼淚大量湧出，話也說不下去了，就別過頭去。致平看見她的肩膀微微在抽搐，他知道她在極力忍住哭，他彷彿聽見了她斷腸的嗚咽聲。他很難過，有空虛悵惘的感覺。

他用雙手捧起她的頭。她兩頰上的眼淚就像珍珠似地成串流下來。他給她抹去眼淚，吻了她的嘴唇，頭髮和雙頰。

「別哭了，淑華，妳哭得我難受極了！」他又再三安慰她：「他們總不至於挨餓的，妳不要想得太遠了。」

他嘴裡雖然這樣說，實在他自己也有點不能相信。他很清楚她家和農場的依存關係，這種關係將會由他們的一舉一動受到什麼樣的影響，他似乎看得非常明瞭。但這是他們的能力以外的事情，他們毫無辦法。

他們無語溫存了一刻。淑華傷心漸解。

「他們說你不見了，」她這才開口說：「你到哪裡去了？」

「我在朋友處。我向他們借錢。」

「做什麼用的？他們肯借給你嗎？」

「就做我們的路費用的。」致平又有了點快活；「借得不少呢。他們都肯幫忙。」

「誰？漢傑和捷雲嗎？」

「頭一個是捷雲。這次他可真幫了我們大忙，要不是他指點。我還想不出還有這麼一條路！自從那天漢傑談判失敗，我灰心得差不多什麼都想不起來了。我們得大大地感謝他。漢傑也借了點。不過他這人有點兩樣，他見我父親不允許，就也不肯爽爽快快的幫忙了。」

「你那裡有朋友嗎？」

「神戶我有一位朋友：我們就到那裡去。我們有這些錢，在日本半年的生活費總不成問題的，我也可以找事情做。那妳就趕快預備吧。我還要見見妳母親說幾句話，說完我們就走。」

淑華大為吃驚。

「現在就走？」

「現在，」致平說：「船明天上午開，我們必須現在走才趕得上。船票已經買妥兩份了。」

「你為什麼要趕得這麼緊？」淑華面有難色：「慢些日子不行嗎？」

「這樣好！」致平異常沉著。「省得多生枝節。」

淑華緘口不語，猶豫而逡巡。

致平焦急起來。「淑華！」

「我想我不能答應你！」淑華慢吞吞地說。

「我媽這樣老了——」

「好了，淑華，現在不是說著玩的時候了！」致平打斷她的話。「難道妳打算就這樣過下去嗎？」

她不能答。

「好吧！」他緩和了口氣：「妳進去請母親出來，我跟她說話。」

淑華進屋看到母親依舊坐在床沿上，但臉孔的表情卻很異樣，看上去像很莊穆，又像很悲哀，彷彿就如一位臨難的壯士。

淑華坐落在床沿的另一端。

「媽！」

「淑華。」

母親開了口。她一啟口，臉上那悲壯的表情便立即消退，此刻就祇有慈母的柔和了。

「淑華，」她說：「你們的談話我全聽見了。妳怎麼不答應致平呢？妳是應該和他一塊走的，現在就祇有走才對，沒有別的可想了！」

「媽，妳這麼老了，我離不開。」

「別說孩子話了！妳是女孩子總得離開父母嫁人的呀！」

女兒低下了頭。

「妳擔心我們會挨餓嗎？」母親又說：「傻孩子，我們不會挨餓的，再困難的日子我都對付過了不是？再說喜順和淑貞也都大了，有他們兩

個幫我總有辦法的。」

「可是我已答應過人家——」淑華說。

「這事我也想過了，也算不了什麼，只管放心走你們的吧！祇要你們平安無事，什麼事都好辦，我會對付下去的。難得致平還有良心，沒把妳丟了不管，要是他不來，我哪裡去找他來？現在既然他要領妳走，我就叫妳走了。走了才是辦法，也免得我擔著心事。那末別再耽誤時間了，致平在等著妳呢，妳就準備妳自己的東西吧，我去把他領進來。我也要叫妳大弟叫來，讓你們見見。」

阿喜嫂幾乎用輕快的心情說完這些話。她為了能夠再一度挺起胸脯，能夠說心頭想說的話而覺得興奮和痛快。她又回復到昔日那敢於和魔鬼周旋的李壽妹了。她很明白她馬上就要回到惡劣的環境和地位上去，但是她預備讓自己硬著頭皮頂下去。她的丈夫去世那年，最小的女兒剛剛生下，丈夫臨死前夕便為這事放不下心。那時她即曾安慰丈夫說：田頭田角她多種幾株番薯，就可以把她養活下來。現在她就用這種精神支持著自己，並且準備掙扎下去，何況長子喜順次女淑貞也都長成了，條件已比前強得多了呵！

十分鐘後，一切便都預備停當，淑華身上依舊穿著家常便服，打算到了旅館再換旅裝。她把一點女人的貼身零用東西包成一個小包，一邊收拾一邊哭著，哭得十分傷心，引得大家都無心說話；母親在一邊靜靜地流淚。這一別，誰也不曉得何時再會，也許這就是他們的永訣了。

他們都有千言萬語，想說卻又說不出，祇是一遍又一遍的反覆吩咐、叮嚀、祝福和慰勉；珍重，珍重！淑華叮囑喜順必須孝順母親，愛護弟妹；做事必須認真，不要怠忽，更不要胡作妄為，讓母親生氣；然後是一一保重身體。青年人唯唯。淑貞還留在農場，當然無由相見，也許她得一直等到姐姐「失蹤」之後，才會知道的吧。

「現在，」阿喜嫂面對致平語重心長地說：「淑華是交給你了，你得要好好的領著她，疼她！」然後向著兩人：「你們在外，得相親相愛，共打江山，早晚更要多多留心身體。家裡就不必擔心了！」

「那末，我們走了！」致平說，低低地叫了一聲阿喜嫂「媽！」

他說完，頭一個走出屋子。——他怕她母女倆還有私語要說。

淑華哀絕地伏在母親身上，母親把她扶起，用話勉勵。

「孩子，不要再哭了；我們會過得很好，妳不用擔心！出到外面去，

妳得萬事聽他吩咐，不要跟他拗，他就會疼妳的。妳是聰明的女孩子，也不須我多吩咐。總說：男人心，依了他，就沒事了；我看他也不是沒良心的人。那末，妳就去吧！」

淑華走近眠床邊，想揭開蚊帳，但母親把她止住了。

「好了，淑華，就不用去吵醒他們了！」

她說著，就拿了女兒的包袱，把她扶了出去。

淑華還不住的回頭。

大家都走出屋子。

外面已很靜了。鄰家也都熄燈就寢，沒有一點聲響。一切都溶解在夜的寂靜裡，沉落在夜的安息中。

星光更明亮了。

走到外面，母親把包袱交還女兒。

「那末，你們就去吧！遠遠的飛去！飛得越遠越好，不要再回來了。皇天會保佑你們一路平安！」

兩個年輕人，就在母親和兄弟的殷切目送中，消逝在黑暗的無邊夜色裡。

《笠山農場・第十九章》